



这是一块宋朝袁商墓志铭的石碑，拓片前要先清理现场。



随着手中拓包的轻轻敲击，尘封的历史慢慢清晰起来。



拓好后，李本健小心翼翼地揭开覆在石碑上的纸。



李本健在现场向大家展示刚刚拓好的碑文。



李本健在家里拓小物件。

碑拓(tà) ——叩开历史之门

这段时间，李本健特别忙碌，受鄞州区文管会邀请，他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，寻找散落在全区乡野的重要石碑，并传拓下来，留存资料。

2003年，李本健在海上丝绸之路“千年寻珍”活动中，作为竞选出的“民间大使”，随团到日本、韩国寻找与宁波有关的史迹。回来后，他重访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时，在阿育王寺舍利殿旁的残碑廊里，发现一块残碑，上面只有“三奎湖”三个字，他忽然想起，这字体很象舍利殿前《宸奎阁碑铭》这块碑，但排序不一样。李本健反复核对两者的字体、大小。来回奔跑间，他觉得这样既费时又费力，如果能把它印下来对比会更容易辨认。就这样，他萌生了学做拓片的想法。

一开始，李本健通过网络和书籍寻找有关拓片的知识进行学习，向本地拓印章边款的行家姚渊先生请教。初步掌握了传拓技巧后，他开始试着拓些旧砖铭文等小件，后来在杭州著名刻碑、传拓名家黄良起先生的点拨下，开始涉足传拓一些古碑。为了更系统地学习传拓技法，进一步理清拓碑与碑刻保护之间的关系，2015年年底，他专程去河南拜师，成为全

国著名传拓名家裴建平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传拓是件孤独的活，这些年李本健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放在传拓和碑拓研究上。他经常独自在荒郊野外、墓地，一呆就是一天。尤其在夏天，还要忍受蚊虫叮咬。为满足拓碑最佳的温度、湿度，有时东方刚露出鱼肚白，他就赶到了现场。随着手中的拓包轻轻敲击，一些尘封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，这一刻对他而言，有种“叩开历史之门”的满足感。

经过无数次试验，李本健用葛麻拓技法传拓的作品，正引起同行的关注，大家认为他找回了失传已久的葛麻拓。他的经历和研究还受到相关媒体和专家的关注，如找到已知沙孟海书写的最早一块石碑；考证出一块无款的诗碑为原宁波昭忠祠旧碑；考证出仅存三字的残碑为《宸奎阁碑铭》的元代残碑，纠正了金石学家方若等人的观点；考证了《滋蕙堂帖石》历史和近况，将此法帖概况第一次全景式地呈现给读者。

李本健有一个计划，打算和书法界朋友合作，在明年办一场宁波金石拓片为主题的《金石题跋展》，把许多尘封的历史解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宁波的历史。

记者 胡龙召 文/摄



李本健在介绍拓老砖上的文字。



李本健在展示自己的拓片作品。

